

非常经典

当墨香之手轻轻拨动心之丝弦时，流淌的是来自灵魂的多彩乐章。华美的，亦或是悲泣的，无论身在何处，心永远在一个守候的地方守护属于自己的音符。在名著成就的乐章中，每一个文字的音符都是心的宠儿。

患难与忠诚 (二)



[英国] 查尔斯·里德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患难与忠诚(二)

(英国) ~~查尔斯·里德~~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患难与忠诚(二)

(英国)查尔斯·里德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 1814—1884),英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生于牛津郡,毕业于牛津大学。小说主要有《教堂和家灶》(1861)、《改邪未晚》(1853)、《现钱》(1863)、《设身处地》(1870)、《可怕的诱惑》(1871)等。查尔斯·里德有一句名言:“播下一种思想,你将收获一个动作;播下一个动作,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

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

《患难与忠诚》轰动了西方文坛，堪称《傲慢与偏见》的姊妹篇，并被誉为世界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患难与忠诚》讲述：淳朴好学的杰勒德和美丽善良的玛格丽特一见钟情，却不能相厮相守，在遭受种种阻挠和痛苦的分离时，两颗相爱的心依旧如故，正当两人排除万难，消除一切误会准备携手共度余生时，却不曾想玛格丽特用她的生命挽救了儿子，而杰勒德最终也随玛格丽特而离去。两个真诚相爱的情侣在经历一生的动荡不安之后，终于走到了一起，不是幸福的生活，而是永远在被埋于一个坟墓之中。也许这也是悲剧中的惟一令人感到欣慰的结局。

作者的笔触独具一格，细腻、逼真、千姿万色。有的情节温情脉脉，饶有诗意；有的情节又十分惊险，扣人心弦。另外，如庸医骗子的无赖、修士的半夜寻欢作乐、店主的贪婪、贵族和神父之间的尔虞我诈，都描写得淋漓尽致。情侣泣别，挚友分离等情节更加感人肺腑。全书活像一个了解西欧世界的万花筒，整个故事跌宕起伏，变幻莫测，极富戏剧性。

目 录

第二十六章	1
第二十七章	26
第二十八章	40
第二十九章	51
第三十章	54
第三十一章	65
第三十二章	73
第三十三章	85
第三十四章	149
第三十五章	163
第三十六章	167
第三十七章	193
第三十八章	247
第三十九章	269
第四十章	284

第二十六章

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杰勒德不再头晕,但非常烦躁,而且心血来潮地时而想这,时而想那。其中一例就是他要求丹尼斯给他弄只柠檬来吸。温情的友谊似乎使得一个粗鲁的士兵变成了半个老祖父。丹尼斯赶忙站了起来,叫他放心——“眨眼工夫你就会得到柠檬的”——接着走了出去,一家店铺又一家店铺地找柠檬。

当时,柠檬在北方并不像现在这样常见。他走了好一阵子。杰勒德已等得十分不耐烦了,门才终于打开。但进来的并不是丹尼斯。进来的是一个神气十足的人,一位穿着珍贵的毛皮饰边的深色长袍、樱桃色马裤和尖头鞋的年老绅士。他身边佩带着一把摩洛哥皮剑鞘装着的宝剑。脖子周围的皱领不但严格地浆过,而且用隐蔽的木框架诡秘



地把领子插起来,保持褶皱。他头上戴着毛皮镶边的四角帽,威严的白胡须从下巴一直拖到胸前。杰勒德对于来访者的职业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因为除开剑以外,他一看便知这是医生的礼服。此外,在他后面还紧跟着一个提着篮子的小孩,篮子里的药瓶、绷带和外科用具似乎有意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是想回避人们的注意。这年老的绅士轻轻地走到床边,温和地又像是旁白地说道:“你感觉怎样,我的孩子?”

杰勒德感激地回答说他的伤口已经不怎么疼了,但觉得喉咙发干,头重脚轻。

“受了伤!他们没跟我提到这个。让我瞧瞧。不错,不错,是很利落的咬伤。我敢说,那猛犬准有一口好牙,才能咬掉这么一块肉。”好心大夫的同情似乎是跑到了他凭空想出来的豺狗——这一四足动物身上。

“伤口必须马上用烙铁烧,不然我们会眼看着你得恐水病,当着我们的面在床上翻跟头。今年正在闹狂犬病。是条疯狗咬了你,不过我们还来得及制服它。小孩,去烧你的

烙铁。”

“不过，先生，”杰勒德趁机说道，“咬我的不是狗，而是熊。”

“熊！嘿，年轻人，”长者不以为然地厉声道，“考虑考虑你说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跟一个把他的长期钻研的成果带来医治你创伤的有术之士开玩笑，可是要不得的。哼，一只熊！如果你曾像我一样解剖过那么多的熊，哪怕只是其中的十分之一，并把它们的牙齿拔下来经常复习，那么你就会知道熊的大嘴巴绝不会咬这么一个无聊的小伤口。让我告诉你，这是狗咬的，而且，既然你使我迫不得已，我甚至敢否认这不是一条大狗，而不大不小正好是一条现在正非常猖獗的小疯狗。这小疯狗弯弯曲曲地跑着，见人腿就咬，害得腿的主人病倒，幸亏有我和我那有学问的同行靠刀子和烙铁来制止疫病的蔓延。”

“哎呀，先生！我什么时候说过是熊的嘴巴咬的呢？我说的是‘一只熊’。现在我明确一下：是熊的爪子。”

“你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



“因为你反客为主，没完没了地在跟我讲。”

“绝不要对你的医生隐瞒任何东西，年轻人。”长者继续说道。这人十分健谈，但算得是上欧洲最不善于倾听别人谈话的人之一。“嘿，这也是够糟糕的。凡是动物的角质赘生物，即老虎、豹子。獾、猫、熊等的爪子，鹿的角，人的特别是小孩的指甲都充满了最致命的毒素。不管怎么说。你被狗咬着总比被公牛或雄鹿的角撞着，或被熊掌擦破要好些。不过，我们要给你腿部敷上一种良好的烈性罂剂。同时我们要给你身体降温。把舌头伸出来！好！发烧。让我摸摸你的脉。好！发烧。我的处方是静脉切割，而且要马上做手术。”

“静脉切割！哼！那还不就是放血。好吧，只要能治好伤就行，反正我也不愿意在这儿白白等着。”

医生告诉他放血是万无一失的，特别是在他这种情况下更为有效。

“汉斯，去把需要的东西拿来。在等你的这段时间，我将对病人说说道理给他解闷。”



这位术士开始对杰勒德解释医学道理。他说,在患病的时候,血液会变热而呈病态,因而会或多或少变得有毒。如果将一部分不健康的液体排掉,自然的生命力就乐于创造出更纯净的液体来补充它。由此可见,放血既起降温作用,又起净化作用,乃是各种疾病的特效疗法,因为不管庸医怎么说,一切疾病终归都是热病。

“你可别以为,”他热心地说道,“会放血就万事大吉。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剃头匠都会打开一条静脉(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剃头匠都懂得将它重新合上),技术好就在于懂得哪种疾病该放哪条静脉。前两天有人给我送来一个遭受耳痛折磨的人。我在右大腿上给他放血,耳痛便手到病除。不过顺便提提,过后他就死了。另一个来看牙痛,我在他耳后放血,一眨眼工夫就解除了他的疼痛,但不巧过后也死了。我曾经给我们的狱吏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放血治风湿病,很快他来见我,说他头痛耳鸣,并把手伸在盆子上。我笑他的痴愚,并完全不顾他的反对又在左足踝上给他放血,从而使他的头轻得像颗核桃。”



热衷医道的人都习惯于离开本题而东拉西扯。按照这一习惯,这位可敬的师长便这样继续说下去:“年轻人,你应当知道,目前在整个欧洲有两个医学派别在竞争。一个是阿拉伯派,其古代的鼻祖为阿维森纳、拉泽斯、阿尔布卡齐斯,其复兴者则是乔莱尔克和朗弗兰克。一个是希腊派,其当代首屈一指的人物是贝萨里昂、普拉蒂纳斯和马西里厄斯·菲西纳斯,但其古代的医师则为医学上最老的鼻祖。他们是菲巴斯、凯伦、伊斯库拉庇厄斯和他的子辈波达里纳斯、马卡翁、毕达哥拉斯、德漠克利特和发现了动脉的普拉克萨哥拉斯以及首次发现了动物尿素的戴奥克蒂斯。所有这些人都是口授知识,然后是伊斯库拉庇厄斯的第十八代希波克拉底。从他那里我们才得到了手稿本。而我们所知道的‘活力论’也归功于他。他还发明了绷带,从胸腔上取积水,特别是进行解剖,但对象还仅限于四足动物,因为信异教的化外之民的野蛮偏见还不容许把科学的解剖刀用于人体。他之后就是亚里士多德。是他给了我们人体的最大血管——主动脉。”



“我想，先生，当然应该是万能的上帝给了我们身体内部的一切，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别的什么希腊人。”杰勒德谦恭地说出了他的反对意见。

“你真是个娃娃！诚然是上帝给了我们那个东西，但是，亚里士多德更进了一步：他给了我们那东西的名称。不过，年轻人的性情总是爱说爱讲的。下一个伟人就要算盖伦了。他在当时的科学之乡亚历山大学习。他理所当然地对四足动物感到不满足，于是解剖了较接近人类的猿猴，并像特洛伊人那样大搞放血。再往后就是西奥菲勒斯，是他给了我们神经、泪管和软脑脊膜。”

这可使杰勒德感到不安。“我不能静静地躺着，听任你说凡是凡人赐给了我们始祖亚当得自上帝的器官，因为是上帝用泥做成了亚当，并把我們做成了他的子孙。”

“难道世界上有过这样的是非颠倒、本末倒置吗？”医师涨红着脸说道，“对人来说，究竟谁是一件东西的施主——是那秘密地把它放置在人体不可见的深处的上帝呢，还是那些把它揭示出来，使人们认识它，从而用有关它的知识丰



富人们心灵的学者呢？认识和理解才是真正的财富。你感觉这个回答满意吗？”

“我无话可说了，先生。”

“那就更好，因为话多的病人很难治好，特别是在发烧的情况下。现在我要说的，是埃里斯特拉图斯给了我们脑神经和乳腺。非但如此，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胆结石切除的发明者。下面一个人，我把名字忘了。你这人就爱用些无聊的反对意见来打扰我。啊，下面就是阿摩尼厄斯，碎石术的创造者。好了，汉斯把盆子拿来了——省得再唠叨。小孩，吹吹你的暖锅，把盆子递给我。行了。哼，阿拉伯人算个什么！他们只不过是过去的一个宗派。公元一千年前后，他们的确碰到了我所提及的那些希腊人的著作，但由于他们自己缺乏相应的见解，竟曲解了这些著作，因为他们的先知是赶骆驼的穆罕默德，是个科学上和宗教上的骗子，曾严厉禁止他们解剖哪怕是低级的动物。这位使得低级动物与医学无缘的人，却如图尼说的那样：‘使太阳从世界上升起来。’善良的年轻人，你对我这番热忱用不着奇怪，在人类

共同的福利遭到危险的时候,热忱一点是合理的、人道的、光荣的。最近,这城里住下了一个该死的阿拉伯人。他只不过是江湖医生,轻视解剖学,连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几乎都分不清,却把我一半的病人给拐跑了。我真替剩下的病人担心。把你的脚踝伸出来。汉斯,你吹吹暖锅。”

当事情安排到这个地步时,丹尼斯正好拿着柠檬突然走了进来,立刻惊奇地站住了。“这是要什么把戏?”他抬起浓眉说道。

杰勒德脸红了一下。他告诉丹尼斯,这位有学问的医师将给他放血,并用烙铁给他灼烧伤口。如此而已,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啊! 原来如此。那边那个小孩在吹煤火干什么?”

“那还用说么!”医师对杰勒德说道,“正是为了在切开静脉,放出有毒血液的时候灼烧静脉呗! 这是惟一的安全办法。阿维森纳的确建议过结扎静脉。但如何结扎他没说,而且我相信他自己也不知道。任何一个伊塞玛利的后裔也不知道。至于我,我对这些靠不住的权宜办法毫不相